

奴隸之歌

斯伐托普魯克·捷赫著

奴 隶 之 歌

〔捷 斯 伐 克 普 雷 克 · 捷 赫 著〕

劳 荣 译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1960

Svatopluk Čech

Pisně Otrocka

本書根據1952年布拉格 Orbis 的原文版本和 Tomáš
Přípr: Kantoj de Sklavo 的世界語打字稿譯出，部分
參照 В. Луговский 的俄譯 Песни раб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 版: Сватоплук Чех: Избранное)。

奴 隸 之 歌

原 著 者 [捷] 斯伐托普魯克·捷赫

翻 譯 者 勞 榮

*

上 海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張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94號

上海勞動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1/8 插頁: 3 字數: 43,000

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500 冊 (內軟面裝 500 冊)

統一書號: 10078·1548

定 價: (九) 0.32 元

《奴隶之歌》及其作者

一、《奴隶之歌》的时代背景

斯伐托普魯克·捷赫是一个杰出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一些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长诗《奴隶之歌》(Pisně Otroka, 一八九四年出版)是他全部诗作中最卓越的一部。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捷克资本主义进入了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奥匈帝国象其他帝国主义一样,只有利用战争去寻找新的市场和新的利润了。捷克资产阶级开始堕落和崩溃,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自然不惜出卖人民的和民族的利益,俯首帖耳地为分得奥匈帝国主义的一杯残羹而奔走效劳。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了,奥匈统治集团和捷克资产阶级对捷克劳动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自然也变本加厉了。

同时，捷克資本主义的掘墓人——捷克无产阶级也成长起来了。那就是，从八十年代开始了群众性的革命的工人运动。一八九〇年，捷克无产阶级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会上第一次显示了自己壮大的力量。从此，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人运动为中心的进步力量，为捷克的民族独立、社会解放和文化进步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一八九〇年捷克无产阶级“五一”大示威的影响下，捷克小资产阶级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发动了向捷克资产阶级进攻的民主运动。这就是有名的“奥姆拉基纳”(Omladina, 意即“青年界”)运动。这个运动的成员后来发生了分化，有的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道路，象捷克无产阶级的诗人史坦尼斯拉夫·柯斯特·诺依曼(一八七五至一九四七)就是突出的代表性人物；有的却堕落到反动的泥坑里去了。但是这个运动对当时和以后的捷克政治和文化是有深远影响的。这个青年运动在一八九三年遭到奥匈帝国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大批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被判处徒刑。

在这样一个民族的和阶级的斗争十分激烈的九十年代，捷克文学也站在两个方向相反的

十字路口。历史是残酷的，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国家的人民曾经走过先后相似的道路。捷克上世紀九十年代文学发展所走的道路，和我国“五四”运动以后相仿佛：一方面是以《現代評論》这个杂志为中心的各式各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反动文艺流派。墮落頹廢的傾向在文艺里表現得更濃厚了，发散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世界主义的霉气，引导文艺走向形式主义，用奇形怪狀的表現方法去写什么音乐的詩，实际上是声調、韵律和文字游戏的玩物。他們也有他們的一套政治，那就是逃避現實，麻醉人民。他們的祖师是西方世紀末的那些現代派的宝贝，散文方面的姐妹是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另一方面是和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生活血肉相連的文学流派。他們中間老一輩的，有作家阿洛伊恩·伊拉塞克（一八五一至一九三〇），卡萊尔·瓦茨拉夫·拉伊斯（一八五九至一九二六）和詩人捷赫等人。他們在那个时期通过他們的作品有力地揭发了墮落頹廢的沒落文艺对人民的毒害。后一輩的，有詩人彼得·裴支罗奇（一八六七至一九五八）和諾依曼等，他們在和资产阶级反动文艺进行激烈的斗争中，繼承和发展

了文艺和生活，文艺和人民紧密联系的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优良传统，后来更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为捷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开辟了道路。

当一八九三年青年激进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的第二年，这一年，捷赫就发表《奴隶之歌》，在《奴隶之歌》出版的同时，《现代评论》创刊号也问世了。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反映在捷克文艺界的革命和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的斗争！

这种斗争还表现在对捷赫的争夺战方面。资产阶级竟厚颜无耻地宣称捷赫是属于他们的，是他们的歌手。在九十年代出版的捷克工人阶级的机关报《人民权利报》在题为《新伐托普鲁克·捷赫究竟属于谁？》的文章里说：“……资产阶级宣布捷赫是属于他们的，为他们的阶级服务的。象他们每次所做的一样，他们惯于把工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用以自欺欺人。是的，敬爱的老爷们：《奴隶之歌》有一部分是属于你们的，但是只有描写‘奴隶主’的那一部分；至于对我们拥护国际主义思想的工人阶级来说，那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书……”

二、《奴隶之歌》的时代特征

在《奴隶之歌》中，诗人描写被奴役的人民困苦地为他们的压迫者劳动，沉痛地控诉着自己的命运，然而，他们同时又准备用激烈的革命去反抗，去复仇。这部长诗的中心人物是两个青年奴隶，描写他们不幸的爱情的故事，诗人是用来比喻捷克民族的命运的。

《奴隶之歌》一开头，在小小的戏剧情节里就勾出了故事的轮廓。休憩着的奴隶们要求他们的同伴——一个歌手，给他们歌唱鲜花、星星、少女的美丽和古代的故事。但是他拒绝了这样的要求，他只能歌唱：

“今天呀，别的歌儿在我可怜的靈魂里翻騰，
象滿天陰云下暴風雨和霹靂的吼聲，
它們沒有鮮花的點綴、姑娘的美貌和英雄的驕傲，
只有咬牙切齒、呻吟嘆息和鏗鏘的丁當在歌聲里喧噪。”

这是捷赫对当时捷克民族所处的时代一个

詩人應該為什麼而歌唱的明確的態度，這也是對逃避現實的捷克資產階級的形式主義文學有力的回擊。

被安置在古森林里的兩個青年奴隸的愛情生活是這部長詩的一個插曲，也是一個核心，詩人在這一段故事的敘述中，對受苦受難的奴隸生活提出了強烈的控訴，對奴隸主進行了最熾烈的咒罵，對叛徒們進行了嚴厲的鞭撻，這些叛徒為了一塊麵包，在殘酷的老爺面前竟低三下四，或者甘心做他們的走狗，甚至在他們的奴隸同胞們面前表現出比老爺還殘暴的行為。

詩的後部響着越來越近的復仇的聲音，對自由的热情頌歌直接轉變為摧毀老爺們一切所有的暴風雨般的怒吼；從世界所有的角落回響着的低沉的鐮鏹響聲，它已經不是軟弱無能的表現，相反，那是總有一天會爆發的要使劊子手受“可怕的審判”的革命力量的表現。長詩的最後告訴我們，奴隸們終於在當時奮不顧身地進行捷克民族解放鬥爭的青年們身上，找到了鬥爭的道路。他們興奮地高歌：

“歡迎你啊，春天的閃電，

你在青年的眉宇間發亮，
你在我們抑鬱的黑夜里
對我們預言就要得救的光明！”

這部詩集一出版立刻在捷克人民群眾中間引起了巨大的反應。後來屢次再版，到一九五二年為止，就出到了第三十八版。這個事實證明了：解放前的捷克人民是把《奴隸之歌》當作了反抗奧匈帝國封建統治、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抨擊捷克資產階級賣國求榮的精神武器的；解放後，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代，《奴隸之歌》仍然具有一定的力量，它使人民認識自己民族走過的艱難困苦的道路，對認識現在，對嚮往美好的未來，無疑會起推動的作用。

三、 斯伐托普魯克·捷赫的文學生涯

斯伐托普魯克·捷赫於一八四六年生在倍奈索夫縣俄斯特台克村。父親是個貴族老爺的莊園管家，一共有十六個孩子。因為貴族的莊園不是在一个地方，他經常拖著一家大小搬來搬去。這樣，幼小的捷赫就熟悉了捷克的鄉村和貴

族的封建环境。他父亲曾经参加过一八四八年革命，后来因此被处死。父亲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对捷赫的思想成长是有巨大影响的。

捷赫中学毕业后到布拉格学法律，热烈地参加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捷克“民族复兴”运动。在大学生时代，一八六五年，他就开始写作了，并且作为有希望的青年诗人，他组织了《热那》等文艺刊物。大学毕业后，最初当律师，后来就专门从事文艺工作。他曾经当过好几种文艺刊物的编辑。在七十年代他创办了文艺杂志《百花》。他曾经几次到国外去旅行，这些国外旅行都在他的作品里得到了反映，尤其是俄国和丹麦之行。

捷赫创作的范围很广，有抒情诗、叙事诗、小说、散文，也试写过戏剧。作为一个编辑，他也写了不少小品文。他第一部诗集《亚当分子们》（一八七四），马上显露出他是一个出色的诗人。这部叙事诗描述了关于胡斯战争^①的故

① 胡斯战争是捷克以农民为基础的反封建、反天主教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次战争是从捷克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胡斯被处火刑殉难后开始的，它对以后捷克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起了很大的影响。

事，在巴黎公社失敗后，无产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尖銳化的時期，捷赫出版了諷喻詩《歐羅巴》（一八七六）。在這部詩集里卻表現了捷赫反對社會革命的錯誤觀點，他認為那個時期的捷克不可能用革命來解決社會問題，暴露了他的思想上的局限性。但是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期，在捷克資產階級公開投敵，有組織的工人階級走上了政治舞台，以及在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鬥爭的不斷高漲中，捷赫就改變了他的這種錯誤觀點，在他以后的作品里可以看出：他對捷克勞動人民的關懷是不斷增長的。這就是為什麼捷赫的詩作具有政治特征的原因！

捷赫敘事詩的政治特征，首先表現了反帝反封建精神。這種特征從他的處女作《波羅的海海邊的胡斯黨人》（一八六八）起，到差不多最后未完成的偉大戲劇《西蒙山上的羅哈奇》，貫穿了他全部的著作。

和民族問題一起，捷赫也積極反映了他那個時代的社會沖突。除了捷克人民身受的民族壓迫，他还指出了社會壓迫。例如在上述的《亞當分子們》和敘事詩《徐士卡》（一八七九）、《來

自米哈洛維茨的瓦茨拉夫》(一八八〇)里，捷赫歌頌了胡斯革命運動的時代，歌頌了白山戰役後胡斯革命派的徐士卡和瓦茨拉夫等民族英雄；譴責了反對改革的天主教教徒們。長詩《菩提樹蔭下》(一八七九)揭示了捷克人民的過去和現在，顯示出他對故鄉和捷克鄉村的熱愛，在《萊舍金斯基的鐵匠》(一八八三)里，詩人描寫了捷克邊境上的普通人民和德國資本家的衝突與鬥爭，鼓動人民去支援起義。他在这首詩里反映了捷克人民所受的民族壓迫和社会壓迫，描繪了勞動人民如何堅決一致地為爭取祖國的自由獨立而不惜流血犧牲的鬥爭。

針對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捷克資產階級的墮落腐化，捷赫寫了一些尖銳的諷刺作品。這樣的詩集有好幾種，象《櫻草花》、《哈奴曼》、《真理》、《小妖精》、《消愁解悶的歷史》、《鳥的故事》等等，其中以《哈奴曼》最為突出。通過這些作品，捷赫痛快淋漓地抨擊了捷克的資產階級社會，它的愚昧無知和自私自利，它的世界主義的和反動的傾向。在《哈奴曼》中，捷赫揭露了暴發戶的捷克資產階級越來越厲害的世界主義和他們追隨西方資產階級的丑惡嘴臉。

八十年代，捷赫完全成熟了，写出了两部优秀的抒情诗：《黎明之歌》（一八八七）和《新歌集》（一八八八）。在这两部诗集里燃烧着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诗人对维也纳政府、封建贵族和老捷克人党^①代表的捷克资产阶级表示了无限的憎恨。《新歌集》里还包括了光辉的诗篇《地下的呼声》和《未来的英雄》。这些作品充分说明了，捷赫是那个时代捷克诗人中比较接近工人阶级的诗人之一；他从心底里理解他们为社会正义而进行的斗争；他充分认识到：建立在惨无人道的奴役劳动人民的基础上的社会制度是不可避免地要崩溃的。

九十年代，捷赫的诗歌创作达到了最高峰。反对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奴隶之歌》就是他诗歌创作中最好的作品。

没有完成的诗剧《西蒙山上的罗哈奇》，反映了捷赫热爱捷克过去的进步传统，热爱胡斯民族解放运动者。《西蒙山上的罗哈奇》，写的是杜巴的罗哈奇，里班战役以后，革命的胡斯党

① 老捷克人党是一八四八年革命后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党。它对奥匈帝国采取消极抵抗，跟贵族、天主教上层分子合作，保守反动。

人失敗了，但是羅哈奇始終不屈服，繼續反對席格蒙德國王。捷赫在這部詩劇里塑造了這些寧死不屈的胡斯黨人的英雄形象，警告那些貪得無厭和由於自私自利的動機而出賣民族的敗類。

對農村生活的深刻了解使捷赫写出了又一部出色的詩集《收割者》（一九〇三）。在這部詩集里，捷赫暴露了對農民的殘酷剝削，明確地指出了，那時的捷克農村並不象資產階級所說的那樣，所有的人都是一家人；相反，在農村里也進行着激烈的階級鬥爭。

《草原》和《走向廣闊的世界》是詩人在逝世前最後一年所寫的。沒有写完的《草原》是詩人對一九〇五年第一次俄國革命的響應。而在《走向廣闊的世界》里則斥責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另一方面，他頌揚了未來的英雄——勞動人民。但是，由於世界觀的限制，他的作品還是有局限性的。除了在《歐羅巴》一詩中表現的錯誤觀點外，有些詩篇中還流露出他對解決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上所抱的縹緲的理想主義，他雖然幻想美好的未來屬於解放了的奴隸——勞動人民的世界，然而他看不到當

对社会发展的具体道路。就是在《奴隶之歌》里，也还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只是憧憬着未来的理想世界，却不能指出争取达到这个世界的途径。他对宇宙的认识，今天看来，也是模糊的，因而长诗中有关这一段写得很晦涩。在这首长诗的第十八节里，诗人固然诅咒了老爷特地派给奴隶的上帝，揭露这个上帝一味教人卑屈驯顺，可是在后面，诗人又通过奴隶们的口，希望有一个“正直的上帝”会举起“强有力的手”，“从古老的镣铐里”把他们解放。

斯伐托普鲁克·捷赫的散文作品，集中力量抨击了那个时代的捷克资产阶级的卑鄙行为，他们在贵族和皇室面前低头哈腰，对封建统治阶级百依百顺。这些人和捷赫所歌颂的胡斯民族解放运动的英雄同是捷克人，但是他们有多么巨大的区别！捷赫用诗歌颂赞英雄人物，却用散文来揭露饱食终日言不及义、而且只图卖身求荣的市僧们。这在他的小说《老窝对鸽子》（一八六七）和他的浪漫主义的长篇小说《伊察鲁斯》（一八八五）里是如此，在讽刺幻想小说《勃洛烏契克先生第一次月球旅行记》（一八八八）和《勃洛烏契克先生十五世纪新的

划时代旅行記》(一八八九)里尤其是如此。捷赫描写勃洛烏契克先生的两部长篇小說是捷克斯洛伐克諷刺文学的名作。

斯伐托普魯克·捷赫是最初認識工人階級是未来的英雄的捷克詩人之一。在他的作品里,描繪了人民起来决定民族命运的那个时候,捷克民族将有怎样幸福灿烂的前途。不管詩人曾經經過怎样曲折的道路,他对捷克劳动人民是衷心热爱的,坚决相信在爭取美好前途的斗争中,劳动人民是一个无敌的力量。

譯 者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三日